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
第十一回 泛龍舟煬帝揮毫 清夜遊蕭後弄寵

詩曰：君莫恃繁華，繁華沒終始。
鹿台一旦休，三歸千載恥。
秦破為長城，陳亡因結綺。
石家金谷園，豈不極華靡？
歌舞未曾終，身夷綠珠死。
漢主好神仙，金莖雲外起。
丹藥幾時成？長陵高壘壘。
前鑿已如斯，後人可知矣。
何事愚君臣，荒淫不知止。
今古弔興亡，歎息何能已！

話說煬帝因御道開得齊整，轉覺鑾輿儀仗不甚鮮明，又與虞世基商議道：「朕想天子至尊，出輿入輦，這些鹵簿儀仗，必要極其華美，方可為萬國觀瞻。朕這些舊儀仗，都是先帝所造，日久敗壞，行在御道上殊不壯觀。卿可另制一副精工華美的，以為宸游之助。」虞世基奏道：「這有何難！陛下只消降一道旨意，令天下郡縣地方，不拘水陸禽獸，凡是毛羽可為鑿旒之用者，都要獻來，臣即命匠製造，以供上用。」煬帝大喜。隨傳旨令天下進貢毛羽，有一郡一縣不獻者斬。旨意一出，誰敢不遵？忙得那些郡縣官員，這裡取翠鳥之羽，那裡拔錦雞之毛，羅網滿山，矢繒遍野，各處俱搜求奇禽異獸不提。

卻說江南烏程地方，有一座升山；升山之中，有一株松樹，亭亭直上，有百丈高，四圍再無一個附枝，清蔭散落，團團如蓋。絕頂當中正正的結了一個鶴巢；巢中有一對仙鶴，在上面飲風吸露，生雛哺子，也不知經歷了多少春秋？自以為深山高樹，飛去飛來，再無禍惡，不期被一伙尋羽毛的看見，便算計道：「稀奇毛羽，哪裡去尋？這對鶴羽，撥將下來，到也精精緻致，盡搪塞得過。」有幾個道：「鶴羽雖好，只是這樣高樹，又無枝幹攀援，如何上去拿它？」眾人商量的半晌，內中忽有一個有見識的說道：「我們何必上去！只消將樹斫倒，便可拿它下來。」眾人都一齊笑起來說道：「斫倒了樹，它卻不會飛去？」那人有見識的，等眾人笑完，慢慢說道：「兄等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看這樹上，既有鶴巢，定有小鶴在內，我們拿了小鶴，那大鶴心疼小鶴，自然不肯遠去；再慢慢將小鶴引誘，何愁拿它不著？」眾人道：「老兄之言有理。」便一齊提斧掄斤，來伐松樹。誰知仙鶴乃飛禽中通靈之鳥，見眾人在樹下商量伐樹，便曉得為它身上這幾片羽毛。真個怕伐了樹，損傷巢中小鶴，便繞樹悲鳴了幾聲，沒奈何，忍著痛，自將身上的幾根毫毛，都拔了下來，亂紛紛的墜到地下。眾人看見，大家都驚訝起來說道：「有這等奇事！它如何便知要拔翎毛？這都是君王有福，神明來助！」也不伐樹，都歡歡喜喜，來見縣官。正是：

也非君德也非神，自是仙禽善保身。
多少聰明遭禍害，始知靈鳥勝於人。

眾人拿了鶴羽，一齊來見縣官說道：「君王有道，仙禽自獻羽毛。」遂將仙鶴的事說了一遍。縣官聽了，心下明知是鶴怕傷子之故。只要貪圖富貴，便依著眾人，驚傳作一樁奇事，以為祥瑞。一面賞了眾人，便一面寫表申奏朝廷說道：「民間有謠，言天子造羽儀，禽鳥自獻羽。」煬帝覽表大喜道：「朕非有聖德格天，禽鳥如何獻瑞！」便將縣官大升三級。滿朝文武得知消息，俱上賀表稱慶。又什虞世基的儀仗輿輦，俱已造完。煬帝甚喜，遂下詔各官俱於西苑賜宴。這一日，煬帝穿一件織萬壽的袞龍袍，戴一頂嵌八寶的金紗帽，高坐了七香寶輦，一隊隊排開。這些簇新的鹵簿儀仗，文武官員，都穿了朝服，騎馬簇擁左右而行。真個是花迎劍佩，柳拂旌旗，萬國衣冠，千官護衛。但見：

御煙繚繞金輿度，仙樂繽紛玉輦過。
莫向人前誇富貴，四方膏血已無多。

煬帝駕到了西苑，便傳旨將御宴排在船上。煬帝自坐了一隻大龍舟，其餘鳳舸，三五十隻，令百官俱照衙門分開坐了。船行時，龍舟在前，眾鳳舸隨在後面，一隻一隻的魚貫而進。若是住了飲酒，龍舟卻在中間，鳳舸都團團的繞在四面。煬帝引眾官先游了北海，次登三神山，以覽東京的形勝，然後才到五湖中，細細賞玩飲酒。須臾間，觥籌錯落，音樂繽紛，君臣們盡情痛飲。煬帝吃到興豪之際，對群臣說道：「今海內昇平，禽鳥獻瑞，朕與卿等君臣共樂，也是千秋的勝事。湖上這等風光，卿等文臣有才者，何不賦詩以紀之？」眾官俱各領旨。不多時，早有翰林院大學士虞世基，出位奏道：「微臣不才，俚言奉獻。」詩曰：

五湖風景異，天子聖恩偏。
敕賜陪宸宴，傳宣泛御船。
鳥吹新篇，花吐錦雲煙。
願作南山獻，君王壽萬年。

煬帝覽詩大喜道：「清新豔美，學士之才也！」命賜酒三杯，自飲一大巨觴。酒未畢，又有司隸大夫薛道衡，出位奏道：「微臣不才，亦有短章奉獻。」詩曰：

聖主宸游日，花香鳥語甜。
回舟趨劍履，進食列梅鹽。
水碧千秋鑿，山高萬古瞻。
君恩如湛露，歡飲正厭厭。

煬帝覽詩，亦大喜，也賜酒三杯，自飲一巨觴。酒才畢。又有光祿大夫牛弘，出位奏道：「臣雖不才，亦有微言奉獻。」詩曰：

四海承平久，君王樂事多。
仙禽來獻瑞，北海靜無波。
觥履交珠玉，笙歌雜綺羅。
小臣持獻壽，花柳正婆娑。

煬帝覽詩，亦大喜，也賜酒三杯，自飲一巨觴。飲完說道：「卿等俱有佳作，朕為天子，豈可無詩！朕也縱吟數首，卿等勿笑。」眾文武皆齊呼萬歲道：「願觀天翰。」煬帝大喜，隨命近侍，展開紙筆，揮毫染翰，御制《望江南》八闕，單詠湖上八景云：

第一首詠湖上月：

湖上月，遍照列仙家。水浸寒光鋪枕簟，浪搖晴影走金蛇。偏稱泛靈槎。光景好，輕彩望中斜。清露冷侵銀兔影，西風吹落桂枝花。開宴思無涯。

第二首詠湖上柳：

湖上柳，煙裡不勝推。宿露洗開明媚眼，東風播弄好腰肢。煙雨更相宜。環曲岸，陰覆畫橋低。線拂行人春晚後，絮飛晴雪暖

風時。幽意更依依。

第三首詠湖上雪：

湖上雪，風急墮還多。輕片有時敲竹戶，素華無韻入澄波。望外玉相磨。湖水遠，天地色相和。仰面莫思梁苑賦，朝來且聽玉人歌。不醉擬如何。

第四首詠湖上草：

湖上草，碧翠浪通津。修帶不為歌舞緩，濃鋪堪作醉人茵。無意襯香衾。晴霽後，顏色一般新。游子不歸生滿地，佳人遠意寄青春。留詠卒難伸。

第五首詠湖上花：

湖上花，天水浸靈芽。淺蕊水邊勻玉粉，濃苞天外剪明霞。只在列仙家。開爛漫，插鬢若相遮。水殿春寒幽冷豔，玉軒晴照暖添華。清賞思何賒。

第六首詠湖上女：

湖上女，精選正輕盈。猶恨乍離金殿侶，相將盡是彩蓮人。清唱謾頻頻。軒內好，嬉戲下龍津。玉管朱弦聞盡夜，踏青門草事青春。玉輦從群真。

第七首詠湖上酒：

湖上酒，終日助清歡。檀板輕聲銀甲緩，醅浮香米玉蛆寒。醉眼暗相看。春殿晚，仙豔奉杯盤。湖上風光真可愛，醉鄉天地就中寬。帝主正清安。

第八首詠湖上水：

湖上水，流繞禁園中。斜日暖搖清翠動，落花香暖眾紋紅。蘋末起清風。閒縱目，魚躍小蓮東。泛泛輕搖蘭棹穩，沉沉寒影上仙宮。遠意更重重。煬帝賦完，群臣朗誦一遍，盡稱誦道：「宸淵淋漓，如金如玉，真帝王之雄才也！」各獻酒一觴稱賀。煬帝大喜，連飲了數觴，帶著酒興笑說道：「卿等莫道朕賴先帝緒餘，得為天子；便叫朕與士大夫賦詩作文，同爭高選，只怕這天子之位，也該是朕坐了。」說罷又哈哈大笑。群臣道：「聖才天縱，豈臣下所敢望也！」又各獻酒一觴，煬帝亦命各賜一觴。君臣們盡情痛飲了半日，俱各大醉。遂命罷宴。群臣謝了恩。眾內相即將御船一隻只俱撐隴岸邊。群臣上了岸，俱穿花拂柳而去不題。

卻說煬帝餘興未盡，又叫喚了一隻小龍舟，折入龍鱗渠，到十六院來閒玩。眾夫人聽得煬帝駕臨，各院中俱時奏樂，迎接鑾輿。煬帝的龍舟沿渠而行，先到了迎暉院。早有王夫人帶領著二十名美人與許多宮人，笙簫歌舞的將煬帝迎入院中。煬帝說道：「今日賜宴群臣，不覺大醉。」王夫人奏道：「聞陛下在龍舟中，揮毫染翰，頃刻而成八詠。群臣愧伏，真天才也！賤妾等以一觴，稱賀陛下，還有興否？」煬帝笑道：「既有才賦詩，安得無興飲酒！」王夫人大喜，隨叫看宴。原來院中酒餚，俱是伺候停當的，聽得一聲飲酒，奇品異味頃刻而集。煬帝同王夫人坐了。其餘二十名美人，都侍立在左右，輪換歌舞，次第獻觴。忽然一個美人獻上酒來，生得綽約如嬌花，清麗若清柳，眉目之間，別有風情。煬帝看了，便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美人答道：「賤婢姓朱，小名叫做貴兒。」煬帝道：「看你顏色鮮妍，聲音嬌滑，一定善歌，可單唱一曲朕聽。」朱貴兒也不推辭，便手執紅牙，輕輕唱道：

人生得意小神仙，不是花前，定是樽前。休誇齒皓與眉鮮，不得君憐也枉然。君若憐時莫要偏，花也堪憐，葉也堪憐！情禽不獨是雙鴛，鶯也翻躑，燕也翻躑。

煬帝聽罷大喜道：「你不獨聲聞嘹亮，歌喉婉轉；只這曲意兒，便字字動人。真美人也！」就將自己的酒杯，遞與左右，叫篩一杯賞她。貴兒接酒謝恩而飲。煬帝又道：「朕今日御制《望江南》八首，你可譜出新聲，教大家習熟，時常供應，免得那些陳腔腐調，逐日聒耳。」貴兒領旨。煬帝與王夫人又飲了幾杯，依舊上小龍舟，沿渠到別院去。要到了綺陰院，又有謝夫人帶領眾美人接住。到了院中，眾美人獻上酒來。煬帝也不推辭，接杯又飲。飲了數杯，偶回頭看花，忽見南軒中，香煙清美，一張瑤琴，橫在案上。煬帝便以手指著問道：「妃子一定善此。」謝夫人道：「賤妾性頗好，但愧不精耳。」煬帝道：「可彈一曲，為朕解醒。」遂起身攜了謝夫人，竟到軒子中坐下。謝夫人不敢推諉，在博山煙中，又添了兩塊沉香，便拂金徽，整玉軫，的彈一套關雎。真個是高山流水，聖人的雅樂，與那些絲竹管弦自是不同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十指龍飛去，七弦風雨驚。

細疑飄梵籟，疏認度鐘聲。

石澗淙淙冷，秋空颯颯清。

始知君子樂，別有鳳凰鳴。

謝夫人一彈再鼓，餘音婉轉，悠揚不絕如縷。喜得個煬帝笑容可掬，說道：「蔡琰胡笳，昭君琵琶，不過是胡俗之音，怎比得妃子瑤琴一曲，芳韻千古。」謝夫人道：「陛下過譽，焉敢當此！」又邀煬帝去飲酒。煬帝吃了幾杯，又乘了一駕小香車兒，到各院去游。在積珍院與樊夫人下了一會棋，又到清修院與秦夫人說了半晌話。這院燒香，那院煮茗，只遊賞到月上東山，方才傳旨還宮。到了宮中，蕭後接住說道：「今日陛下賜宴群臣，為樂何如？」煬帝道：「今日飲酒甚暢。」就將群臣獻詩，與自家做詞八首一一說了。蕭後道：「目今秋月正清，賤妾要陪聖駕到西苑一遊，不知陛下允否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要游，不可草草。明日趁此月白風清，須作一清夜勝游，方得快暢。」蕭後道：「既作夜遊，宮中這些妃妾皆未到西苑，就帶她們去看看也好。」煬帝道：「這個使得，明日叫御林軍，多撥些馬匹，與她們騎在馬上奏樂。朕與御妻從御道上，一路看月而去，有何不可？」蕭後大喜道：「如此最妙。」煬帝道：「馬上奏樂雖好，只是這些舊曲，殊不堪聽，須得幾章新詩，譜入笙簫，方不負此良夜。」蕭後道：「陛下天才瀟灑，何不御制一章？待妾叫他們連夜打出，以見一時之勝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之言有理，待朕自制。」蕭後大喜。隨命看宴，來與萬歲爺潤筆。就移席在露台前看月。煬帝一邊飲酒，一邊揮毫染翰。雖非七步高才，卻也不慚倚馬。須臾之間，早已信筆製成《清夜曲》一章：

洛陽城裡清秋美，見碧雲散盡，涼天如水。須臾山川生色，河漢無聲，千樹裡一輪金鏡飛起。照瓊樓玉宇，銀殿瑤台，清虛澄澈真無比。夜良情不已。敕千乘萬騎，縱游西苑，天街御道平如砥。馬上樂、竹媚絲嬌，輿中宴、金甘玉旨。試憑三弔五，能幾人，不虧聖德窮華靡。須記取：隋家瀟灑王妃，風流天子。

煬帝作完，遞與蕭後看。蕭後讀了一遍，大喜道：「陛下宸思清俊，御翰淋漓，古今帝王，真不能及也！」煬帝道：「偶然試筆，何勞御妻過獎！」蕭後隨叫宮中能歌的譜入清謳，善樂的打入絲竹，連夜叫眾人習熟，明夜要游西苑。煬帝又叫近侍膳了一紙，傳與迎暉院朱貴兒，叫她教合院美人唱出，明夜馬上來迎。吩咐畢，煬帝與蕭後，又在星月之下，歡飲半晌，方才安寢。次日二人起來，吃了早膳，便喚眾宮人來演歌樂。眾宮人歌聲婉轉，樂音清亮，早已習熟。煬帝大喜。便傳旨叫御林軍備馬三千匹，一半宮門伺候，一半西苑伺候。這一日，煬帝因要作長夜之歡，也不到西苑去游。午膳時，二人在桂殿中吃得醉醺醺，依然入宮去睡了。不多時，金烏西墜，玉宇無塵，碧天上早現出一輪明月。左右見月起，慌忙收拾夜宴，請煬帝與蕭後起來去吃。煬帝與蕭後，被喚醒來，重新梳洗一番，換了幾件新制的清倩龍衣，並著香肩，攜了素手，走出宮來。看見月色如銀，銀河淡蕩，二人滿心歡喜。在殿上略吃了些夜膳，便傳旨去游西苑。近侍們早已備下了一乘雙位並坐玩月的香輿，上面是兩個座兒，四圍簾幕，盡高高舉起；輿上兩旁，可容美女數人，送進飲食。煬帝與蕭後，同上了香輿，又叫眾宮人上馬，分作兩行，一半在前，一半在後，慢慢的樂而行，真個天子有百神呵護。這月色十分皎潔，照耀的御道上，就如白晝一般。眾宮人都是濃妝豔服，騎在馬上，或抱鸞笙，或鳴鳳管，一簇綺羅，千行絲竹，從大內直排至西苑，只疑是仙子臨凡，真不羨人間富貴。但見：

笙簫一派宮中出，絲竹千行馬上迎。
聖主清宵何處去？為看秋月到西城。

煬帝在輿上，看見這等繁華，十分快暢，對蕭後說道：「朕聞昔時周穆王，乘八駿馬，西至瑤池，王母留宴，一時仙樂仙女之勝，千古詫為奇談。以朕看來，亦不過是如此光景。」蕭後道：「瑤池閨苑，皆屬玄虛。今夕之游，乃是真瑤池耳！」煬帝笑道：「若今日瑤池，朕為穆天子，御妻便是西王母了。」蕭後亦笑道：「妾若是西王母，陛下又要思量董雙成與許飛瓊也。」二人相視大笑。左右進上酒來，二人一邊飲酒，一邊談笑。須臾香輿到了駐蹕亭，只見十六院夫人，帶領著合苑宮人，都在馬上奏新制的《清夜遊》曲，來迎聖駕。煬帝將十六院夫人，都宣到面前，不許下馬，就在馬上，各賜酒一杯，分作兩行，緊緊貼著香輿而行。其餘宮女，俱照舊奏樂而行。不多時，到了西苑。五湖中的龍舟鳳舸一字兒排在岸邊。煬帝與蕭後，下了香輿，同上龍舟。十六院夫人，也坐了十六隻龍舟。其餘的數千宮女，都上鳳舸。各船奏樂。煬帝叫先游五湖，眾內相領旨。數百號龍舟鳳舸，一齊往五湖中撐開，將滿湖的月光波影蕩得粉碎。船上的宮人音樂遞奏，這一船細樂才完，那一船清謳又起。一個個就像凌波仙子，一個個就如神女夜救游。五湖中月下風光，更覺清幽澄澈。正是：

波光羅綺凌千頃，月影笙歌攬萬層。
半夜龍舟來又去，只疑打破玉壺冰。

煬帝歡游一會，又叫放入北海。北海中清風細波，水天一色。煬帝叫將船頭向月掉住。十六隻龍舟，圍作一層；百十隻鳳舸，又圍作一層。十六院夫人，一院院俱照次第都到大船上來獻酒為壽。眾美人或是歌一回，或是舞一回，都逞妖嬈、鬥顏色，百般的在筵前賣弄。煬帝與蕭後歡賞不已。歌舞罷，就留十六院夫人在大船上同飲。煬帝道：「朕得御妻這般窈窕賢淑，又有眾妃子婉孌溫柔，朕今生料不寂寞矣。」蕭後道：「賤妾無狀，全賴眾夫人以慰聖懷。」眾夫人道：「陛下與娘娘，乃天姝帝子，德貌天成。妾等葑菲下體，蒙聖恩寵到小星，已屬厚幸，焉敢上比！」煬帝大喜。大家共飲了幾杯，又叫移舟近岸上山。須臾船攏上岸。半夜裡乘著月色，煬帝親攜了蕭後，帶領眾夫人美女，慢慢的步上三神山來。到了一亭，便坐飲幾杯；到了一樹，又歡呼半晌；到了蓬萊山頂上，真個天風清峭，仙露繽紛。一輪明月，去人只好數尺。煬帝與蕭後，在空中往來，俱覺體氣欲仙。蕭後因說道：「五湖北海，風景雖美，猶是人間滋味；此中清虛縹緲，別是一天矣。」煬帝大喜，又叫眾人美人奏一回細樂。音韻飄飄，如在天上。大家又歡飲了一會，方才下山。下得山來，再欲泛龍鱗渠，游十六院，不覺月已沉西，銀河慘淡，天光欲曙矣。正是：

歌舞留人月易低，君王猶欲唱前溪。
不知此際賢妃妾，已認蠅聲當曙雞。